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五十二回 畢世豐敘詞奪情理 賈子誠納賄了官司

話說章三保說明女兒如金被賈子誠、朱丕等人威逼白盡，謫畢世豐代他寫紙稟帖，去告他們。畢，世豐聽罷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原來足下因這一點小事，非是我敢誇大口，一舉手之勞即穩操必勝之權。然而足下來意，我已盡知，雖是他們威逼令媛白盡，究竟毫無實據把握，他們也可抵賴得過，須要明說威逼，暗中使官府見了；如同他們謀害一般。他們著了急，自然來撕擄這件事。足下之意，亦不過叫他們破費若干，知道利害，代令媛報仇。總之，沒有威逼人命該抵償的情理。幸而足下今夜問及於我，若問到別人，不得如此爽快答應你。再者不是小觀旁人的話，也一時想不出個盡善盡美的良策來。足下且請稍坐片時，容我敘紙稟稿起來，與足下商議。」章三保聽了，喜的作揖不迭道：「先生真乃高明，不用我細說，佩服之至。先生請自便，我在此靜候。」畢世豐即起身至房內取出一付筆硯，又取過一張粗紙，將燈剪明坐下，細心思索如何落筆。章三保立起身，在堂前踱來踱去的閒步。走至階下，見旁廂內是砌的兩口鍋，高氏坐在灶下，背倚著灶門烤火。章三保道：「大嫂請睡了罷，我擾的尊府半夜裡都走了起來，外面天氣又冷，實在不安。」高氏忙站起來，笑道：「好說，你大爺大小是件生意，不棄嫌來尋找我們家裡。深更半夜的，又沒有什麼管待。不怕你笑話，今年我家大爺整整閒了半年，竟累頓很，沒說穿的，連吃的都難。平時我們家裡極喜拉攏的，現在是力不從心，只好疏忽親友點了。諒你大爺也看得出的，是不見怪的。說著，又抿著嘴「嗤」的笑了一聲。

章三保在燈光之下，復又細看高氏，長眉俊目，小巧身材，如今是累得這般的憔悴，若修飾起來也很有幾分姿色。又聽他語言宛轉，似個善說的婦人。不禁愛慕之餘，又動了一點憐恤之心。想到身邊帶有幾兩散碎銀子，何不就送與他夫婦，定然是得濟的。又使畢世豐感激，更外出力了。若到事後酬謝，那是我應分送他的，即不見得人情了。我又在高氏身上盡了情分，自然在他丈夫的面前竭力說項。有此機會，不可錯過，便走近一步，在身邊掏出一個銀包，放在灶上道：「我有件事奉托大嫂，適才大嫂不言，我已略知尊府一二的情形。我又有事相煩你家先生，理應為先生分憂設法。無奈此時身邊不便，盡帶了少許，若面交先生，恐先生怪我藐視了他，望火嫂笑納。明日先行添補緊要物件，以作我的另外敬意，千祈在先生前說好聽些。再者此項與日後事成的酬謝無干。」

高氏聽了喜出望外，又瞅了那銀包一眼，約有七八兩之數，笑道：「怎麼事還沒有成效，好先領惠呢？若執意不收，恐過拂了盛情；若公然收了，又覺慚愧。好在日後的交情，共得長久呢。我竟擅自做主，代我們家裡收下，再容道謝罷。」說著，伸手拿過銀包，笑嘻嘻的回房去了。章三保仍回至桌前，見畢世豐擱下筆來，大笑道：「費了我多少心血，始算勉強告成。只怕另諸位神手通天的人來，也不過這般敘法。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，卻便宜了足下，苦了賈，朱等人了。縱然他們飛上天去，也難逃這羅網。足人請坐下來，細看一遍，可否使得？」章三保道：「先生過謙了，我是不懂得的，請先生講說講說。」畢世豐笑著，高聲念道：

具崇民人章三保，稟為謀逼女命，迫叩雪冤事。竊身南京人，因貿易來揚，僑居憲治南柳巷地方。嗣因資本虧折閒居，偶與身妻議及長女如金已十有八歲，針黹女紅在在咸精，欲托媒牙賣人作妾，冀得身價可復舊業，身妻亦允。今歲九月間，有府署幕友許春舫，江西人，來相看身女，願出身價銀四百金。約定十月初旬兌銀接女，當又交下定准銀五十金，以作憑信。數日後，復有甘泉縣文生賈實，現為衛幕，與兩淮候補運判朱丕，偕至身家，議買身女。身當以許買為辭，買出五百金誘身背許，並言許向拐賣人口，身以既經議定，萬難挽回，只有聽之而已。賈即不悅，揚言恐嚇，如身將女與許，定行送究，兼雲女非身育，係誑誘人女而賣者。身正與賈爭辯，朱又從旁圈說，以次女如玉賣賈為妾，即可了事。身因素知賈為本地棍衄，欺良壓儒，往往買過路婦女至家，先奸後售，無惡不作。身雖賣女，情不容己，烏能以女推致火坑，任其荼毒。竊恐有心者，皆不忍為，是以一並卻絕，賈朱銜恨同去。次日身邀許至，囑其早接長女，免賈等覬覦，另生他變。詎許方來，賈朱亦至。即與許言，身女在家為媼，又恃女有顏色，始則廉其身價，騙人爭售，繼至其家，必尋鬧以出，聽其退價若干，為異日再賣之計。若此伎倆奚止一端。復言身女為伊買定，在許之前，不容另有他議。賈既言之鑿鑿，朱又附和其辭。許安得不信為實，向身索退定銀。身百口解說，無奈許深惑於賈、朱之言，疑身飾詞文過，力索原銀，決然而去。身女素明廉恥，因父命難違，始肯鬻身為妾。今聞賈、朱憑空誹謗，羞忿交集。是晚伺身與妻往睡，即吞食洋煙自絕。及身等聞知，解救無及。伏思賈，朱不捏詞毀女，則許不思退，許不思退，則女可不死。身女雖非賈，朱謀殺，例無抵償。然彼等以無作有，肆口敗女名節。女子以名節為大，名節既喪，胡可為人，分明使女至死。揆度其情，又何異於手刃。雖非謀殺，實同謀殺。為此迫叩大老爺矜鑒賞驗，並提賈子誠、朱丕、許春舫等人到案訊問，立分真偽，庶免賈等視人命為兒戲，倚官衄為護符。女既雪冤於泉壤，彼等亦難逃於律條。法有專歸，責無旁貸，公私兩便，哀哀上稟。年月日具呈。

章三保聽完，連連叫好道：「這麼一敘，情真事實。且又將我家「行戶」二字撇開，免得到官先擔不是。真不愧先生外號叫做『筆似鋒』。就請先生譽清，好待我明早即去攔輿請驗。我已買了一個白稟在此。」即在袖內取出稟帖遞過。

畢世豐道：「非是好意做成圈套，將足下，『行戶』二字撇去。既是行戶，則女非貞潔，或買或退，不致於死。而且說到行戶人家，官府必將這件事看輕。再則既非行戶，何以賈、朱等人無親無故，到你家去，所以由賣女起見，方許人來相看。賈、朱乃造言毀節，以致服毒自盡。雖非威逼，隱然有逼節在內。逼節即與謀殺無異。」章三保點首稱是，即在手燈內將蠟燭取出點上，照著畢世豐寫稟。高氏又去燒了兩盞茶送出。

不多片刻，察已寫成。畢世豐重又細看一遍，點了句讀，注了人名、地名，填了年月，方交與三保。章三保接過，謝了又謝道：「夜深了，先生請安歇罷。待明早喊下稟來，如何辦理，再來請教。」隨手將餘下的蠟燭仍插在手燈內，起身告辭。高氏也趕出來，道了聲好走。畢世豐直送出大門外，回來關上門，走入道：「不料今日半夜裡，來一宗生意，真乃意想不到。這件事辦妥了，謝儀是不得少的。被告許家是有錢的人，賈子誠連年也積蓄不少。這紙稟詞進去，他們必然著慌，要去安排。章家至少也得一千八百銀子，章家得了采頭，定忘不了我的。好了，我們也窮出頭了。」

高氏聽說，喜之不盡。又將章三保丟下的銀子，告訴世豐。畢世豐點頭道：「章三保倒是個朋友，能知人甘苦，不愧我為他用這一番力氣。你可收好，明日待我去變換，先買些柴米來家，再買兩匹布，做幾件棉衣，你我禦寒。」他夫婦歡歡喜喜，仍回房去睡。

單說章三保回轉家內，將畢先生做的稟岡，念給媽媽與眾人聽。眾人聽了，都說好極。媽媽道：「個你也去躺躺罷，明日天明我喊你起身。」章三保道：「我並不想睡。不一時，天也好明瞭，不要睡遲了耽誤正事。」即叫人煮出飯來，吃飽了，好去等候候稟。吃畢，天已大亮，忙著換了一套半舊的衣服，又吩咐眾人，小心伺候官來相驗，便出門而去。

穿街過巷，來至縣前，問明縣官上府去了，少停即回。即在縣衙左右，尋了一家茶舖子坐下。等了半晌，聽遠遠鳴鑼喝道而來，知縣官已返，忙起身給了茶錢，整一整衣履，在街旁站定。恰好頭踏執事紛紛過去，縣官的轎子將至面前，章三保似虎也一般撲出，當街蹄下，高聲喊道：「血海冤枉呀，求人老爺伸冤！」說著，雙手將稟帖高高捧過頭頂。兩旁的吏役，忙過來吆喝。縣官在轎內早已看見，即行止住，叫取上他原稟來。吏役將原稟取過呈上，縣官接了從頭細看，一行看著，一行搖著頭。

看官們可知這縣官是誰？原來就是魯鵬。自魯鵬被劾去後，魯鵬知道本省督撫上司，皆是清廉公正的大員，不可以貪緣迎合的，恐蹈了兄弟魯鵬的後轍。好在他們這伙惡人性情，是隨人改變的，能屈能伸。他便將那勢燄熏人的氣派，全行收斂，反做出那公正不阿的面目來。在上司面前，說的是愛國愛民；在同僚前，說的是潔人潔己。又尋那地方上有益於民的事，做了幾件，魯鵬聲名早傳聞開去了，上司、同僚無不稱羨。連雲從龍都暗暗的納罕道：「怪不得人說母生九子，種種不同。誰知魯鵬竟大異其弟行為，是一員好官，倒要存心提拔他才是，何可因其弟而廢其兄。」

魯朗上省，也面謁過從龍幾次。從龍痛加贊賞，魯鷗知得了上司的歡心，更一味要好。相巧甘泉縣任滿出缺，雲從龍想到魯鷗，揚州三府是個賠累清苦的缺分，不如著他兼署甘泉篆務，調劑他得點漚規使費。既不負他立心要做好官，又可使他分外巴結。便一面札飭藩司，委他去代理甘泉縣事；一面出折具奏，聲明原委，並請另放責任人員。魯鷗奉到札文，好生歡喜，忙去預備接手。適值是八月時候，接印未久，即當開征之期。魯鷗本是個能手，外面圖名，暗中圖利。這一次漚，即得了若干肥己。

今日清早，去伺候府裡行香排班，事畢回衙，恰值章三保攔輿叫冤。魯鷗看過稟詞道：「帶下去。」再吩咐隸役人等不可散步，伺候本縣前去相驗。兩旁答應，將章三保帶過一邊。魯鷗下轎進署，袖了原稟，去與刑名師爺商議。許春舫是上司本府的幕友，朱丕是運司的僚屬，賈子誠是本學生員，兼在衛裡作幕，平日又有往來。這一干被告，怎生發落？若照原稟所控，他們無故誣良作賤，威逼人命，皆有應得之咎，何能不提案訊問？

刑名師爺笑道：「東翁，這件事易辦的。原告章三保稟內，都有架詞，縱然是實，也不過欲買、朱、許等人買他個不追，可以顛預了事。東翁先請去相驗可否服毒是實？一面批示簽差，立提被告人證赴案。去的差役，待我授意於他，叫他傳話被告等人，不須費事，他們自然即去料理。連東翁這邊，他們都要盡情的。怕的原告不追問，官不結也是沒用的。」魯鷗連聲道是。即傳話外面伺候，仍然坐轎開道，向章家而來。又吩咐將原告章三保，一並帶往。

到了章家門首早有本坊地保上來跪接；裡面已搭了官座。

魯鷗下轎入內坐定，先將章三保妻子帶上，問了一遍，即叫仵作人等，在座前相驗。仵作等進去，將如金屍身扛出，放在階下，細細驗畢，報道：「週身無傷，只有兩手指皆青，面皮似鐵，唇齒全黑，腹脹如鼓，委係吞食生煙自盡。」又將和煙的酒鍾呈上。魯鷗點了點頭，命書吏填明屍格，即將章三保帶上道：「你女兒服毒身死，本縣已經驗明，你可先行買棺盛殮。本縣回衙，代你提傳被告審訊。」章三保連連叩頭道：「求大老爺極品高升，朱衣萬世。女兒的屍身是不能收的，恐被告等猶有抵賴。」

魯鷗笑道：「你這人可癡了，難道本縣相驗過了，填下屍格，不足為憑的麼？被告自然要全行提到，審問真偽。真的，他們皆有應得之咎；假的，你即是借屍訛詐，還要根究你女兒因何服毒。」章三保又叩頭道：「若是虛稟，小的情甘認罪反坐。」魯鷗道：「那就是了。」遂吩咐本坊地保，「看同他家收屍，不許猶有扭難。章三保暫行取保回家，俟被告人證提齊，再傳案對質。」即起身坐轎回衙。

章三保送了縣官起身，回來與媽媽相商，買棺收殮如金。好在縣主太爺驗過，不怕他們抵賴。媽媽道：「孩子死的甚苦，須要豐富裝裹，方對得過他。就是歷年來，他也掙的不少。」章三保道：「不用你說，我也不忍心草草完結。只得這一遭兒了，好在用下去的，有人來認我們的。」遂帶了銀兩，上街買定一口上等杉木棺材。又叫了裁縫到家，連夜趕做衣服，盡用頂高的綾緞。請了陰陽生來，擇定次日卯時入殮。

此時十月節令，天氣甚冷，雖遲殮一日無妨。章三保又使人分頭送信於各家親友，早驚動在城一班紳衿人等，向與如金交契，又慕如金的顏色。一聞此言，莫不詫異。趕著過來慰唁，並詢問至死緣由，媽媽一一告訴。眾人聽了，皆咬牙痛恨，慫恿章三保去告狀。若魯甘泉稍有袒向，我們即不依他。雖不該論抵，也要他們大大花去一宗，才得干休。媽媽稱謝了眾人，又留眾人吃了茶果方去。

次日黎明，各物齊備。章三保早叫了幾名僧道鼓手來伺候。眾親友幫著媽媽代如金穿了衣服，可憐如金一晝夜過來，那裡還是生前的花容月貌，百媚千姣，只落得面色由青轉黑，唇鼻等處色如紫絳，肚腹高挺過頭尺許，按上硬同鐵石，宛似夜叉魔鬼一般。媽媽見了，分外傷心，復呼兒叫肉，大哭不止。章三保與如玉等人，亦哭了下來，好半晌方止。朋陽生報時辰已到，階下僧道、鼓手齊齊吹扣，眾人將如金屍骸抬出殮。媽媽又撫棺碰頭大哭，眾人多方勸住。棺柩即停供後進，一切禮儀皆按幼喪制度章三保開發了僧道等眾去後，眾親友亦紛紛辭去。章家專待縣裡提齊被告，好去對訊。

再說賈子誠朱丕二人回到衛署，賈子誠即叫廚房添上兩樣菜蔬，留朱丕吃飯。又將自己煙具開設，與朱丕對躺在榻上吸煙。賈子誠猶自恨聲不絕，說如金趨奉許家，瞧不起旁人，實係可惡，「須要大大給他個利害，才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。不然還要被他家效尤呢」。朱丕笑道：「你因這些小事，也犯不上這麼愜氣。一個娼家，怕沒有法子擺佈他麼？好在你與魯雲程相好，章家又在他管轄之地，明日我同你親去拜他，請他差提章三保，說他縱女為娼，裏賣良家子弟，並提如金本身到案訊問，不怕他倚仗許春舫的聲勢。難道地方官不該驅逐娼妓麼？」賈子誠連聲稱善道：「不如此，不足泄我氣忿。明日午後，你在家等我，同你一道兒去。」兩人談說了半會，家人們早擺上飯來，對面吃畢，淨面漱口，又吸了幾口煙，朱丕方起身辭去。

適值漚帥行下催糧的文書來，王喜請賈子誠申覆回文，並札催各軍戶旗丁趕緊完納。整整忙了一日，至次日下晝時分公件仍未清結，賈子誠急得心如火焚，恨不得一筆寫完好去約朱丕同往縣署。正在心焦，忽見朱丕跑了進來，形色倉惶滿頭是汗。賈子誠忙立起讓坐，笑道：「你兩日等得不耐煩了，我也急的很。無奈這些遭瘟公事，羈絆的不得分身，我們只好明日去罷。」

朱丕雙手齊搖，坐下道：「還說什麼送章家的官呢，而今弄出人事來了。我特來與你商量，趕著去彌縫為是。若鬧開來，你我都有未便。」賈子誠聽說，也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什麼事，這般大驚小怪的？天人的事，不過殺人抵命，也沒有事了，何況我們並未殺人。」

朱丕跺足道：「雖不是殺人，也是一場人命官司。」遂將如金服毒身死的話細說，並章三保如何往縣裡去告，如何捏詞。現在魯雲程去相驗過了，已出了差來提你我與許家三人。「幸而魯雲程顧念交情，明說差提原被兩造對質，暗中吩咐來差知會我們，趕快去料理。只要章家不追，即可含糊過去。我想章三保告的是威逼他女兒自盡，原無實據，但是既經控告，他定請教了訟師，自有一番強詞奪理，一時難分真偽。況且你我等人，若到堂與他對質，也不像句說話。來差先到我那裡走了一趟，此番到許家去了，少停定然到你這裡來。我所以搶一步來與你斟酌，如何辦理；雖然不怕他，究竟我們居官的人，於聲名大有關礙。」

賈子誠聽說，亦呆了半晌道：「不意章三保有如此膽量，居然敢捏詞控告我們，其中必有唆訟主使。如金那蹄子，倒捨得尋死，也算件怪事。既承雲程關切，爽性請他捺擱幾日，我們好設法完結。且待來差至許家那邊若何辦理，我們再作計較。」

朱丕點首稱是，又說到「風聞如金吞煙自盡，死的甚慘。今日收殮，有人看了來說，那裡還成人形，面目黧黑，兩手鐵青，肚腹高硬，宛同丑鬼相似。想起來如金尋死，也是我們的罪過。若非你前日發話羞辱他，他這般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怎生捨得短見。遙想我們走了，許家亦動了氣，也未可知」。賈子誠笑著啐朱丕道：「呸！你倒先不打自招。他死的有什麼可憐，才死的好，我才快活，還死遲了呢！我看這件事，豈沒有什麼，拚著花幾串錢，海也乾了。他到底把條命糟掉了，究竟是那個便宜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家人上來道：「甘泉縣有兩名差人在外，說有要話面稟。」賈子誠道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朱丕連忙躲開。家人領了來差入內，見子誠請了安，站立一邊。賈子誠故作不知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，成雙作對的來此？」原差道：「一則叩見老爺請安，二則敝上有件公事，請老爺過目。」便將硃簽呈上，賈子誠接過看畢，仍將硃簽交與來差道：「豈有此理，章家分明借屍訛詐，難道你們貴上就這麼准了麼？」

原差道：「起先原是不准的。敝上親往驗過，果係服毒。章三保又說得確確可據，說老爺們威逼他女兒身死，所以敝上請老爺們對質即分虛實。」說著，走近一步低低道：「敝上也明知章家是借故訛詐，無如他女兒自盡是實，又一口咬定老爺們威逼。但是對質下來，自辨真偽。惟有一件難處，老爺們何能與他上堂對訊，若遣名家屈去，怕的章三保刁頑，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，不肯回家屬質訊。二來老爺們有體面的人，傳聞出去風聲不雅。況且敝上又與老爺們交好，更不能不為關切。奈因公事公力，私情只好擱過一邊，惟有暗中為力。至於章三保控告的意思，無非想訛詐若干，千人一見。敝上叫差人們轉請老爺示下，可能看破些給他幾文，叫他當堂具張息訟，切結了案。隨後老爺們再尋件事由，狠狠的力；他一下也甚容易。此是敝、上的私意，仍請老爺們自裁。許老爺那邊，我們去過了，已照敝上的意思而行。說明日挽出入去，同章家說項，許他個若干叫他結案。」

賈子誠聞說，沉吟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承你們貴上一番美意，焉得不遵。若論章三保膽敢架詞誣告，再去買囑他結案，還當我們懼怕他呢！任憑他告到部裡去，我也不去理他。說到歸原，自有水落石出，孰是孰非，何能憑一面之詞，硬栽人威逼他女兒自盡麼？好在不是我們殺他的。那麼一來，豈非辜負了你們貴上的盛意，說不得我們自認晦氣，即照許老爺的辦法。先煩你們回去致意貴上，請他將案暫擱數日，我這裡好叫人去和章家說。倘他所欲太奢，執意不從，再來煩你們貴上憑公訊斷。」又回頭叫家人提出兩串錢來，賞給來差。

兩名原差請安謝了賞道：「老爺們是何等樣人，難不成怕他控告麼？不過因他家女兒死的可憐，姑從所請，給他幾文。若說他執意不行，章三保能有幾個腦袋，雞卵好同石頭碰麼？他已得之望外，斷無違拗。差人們且回去稟明敝上，捺擱兩日，候老爺們話說明了，再提章三保當堂具結銷案。他既答應，自然要遞情甘息訟的稟詞。那時差人們授意於他，就是了。」賈子誠點頭道：「很是。你伙計兩人，頗會幹事，我再酬勞你們罷。至於貴上關切之處，我也理會得，自有道理。你們回去，先代我請安說聲。就是許老爺，也該有話在你們面前。」原差笑道：「老爺真乃明見萬里，許老爺也是這般說法。其實敝上是顧念交情，並無別意；」遂告辭退了出外。

朱丕拍著手笑出來道：「沒事了，自古錢能通神，一毫不錯。這件官司，卻便宜了我。章家也曉得我窮，不過借我搭個腳兒。你們所費若干，只好容我再報罷。許春舫他即用去十倍，我也不見情的。」賈子誠笑道：「沒臉的東西，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。明日我們完結了，單叫魯雲程來提你與章三保對質，看你怎樣？那時不怕你窮豆渣子，也要搾出點油來。」朱丕笑道：「子誠不要誇嘴，如魯雲程單提我去，我即直說你們買囑他了案。試問，他們果真沒有威逼章家女兒，焉肯納賄？只怕你們還要用二發買囑呢！」

賈子誠笑著，打了朱丕一下道：「好好，從此我也知道你的心了，不要說笑了，倒是叫誰人到章家去說呢？」朱丕道：「跟我的家人蔣禮，頗會說話，我大小事件都叫他辦，從未支離。明日即叫他去，包管得表得裡。」賈子誠又道：「章家是這麼安排了。雲程那邊也得送他幾文，他雖口口聲聲說認交情，自古衙門向南開，有理無錢休進來。不管至親密友，用得著他，都不能白過的。你看送他若干，方可出手？」朱丕想了想道：「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輕人即是輕己。」

賈子誠點頭道：「就送三百金去罷。這件小事，也很過得去了。我想今日就送過去，讓他且安了心，好代我實力辦事。」便取過一個紅封套來，上寫「菲敬」二字，又寫了一張匯票，匯到平日共來往的銀鋪內，實兌紋銀三百兩。即叫進一名家丁，拿了名帖，送到魯太爺衙門裡去，說「家主人具了點菲禮奉送，容改日親自詣署相謝。此時因事在案，不便走謁，各事都望魯太爺格外關照」。家丁應著退下，自去送禮。賈子誠又留朱丕吃了晚飯方去。

朱丕回至家內，將蔣禮叫上，吩咐了一遍，「明日即去與章三保說，不是我們怕他告狀才來買囑他的，叫他不要錯會了念頭。因他女兒死的甚苦，許老爺既肯成全他，不與他為難，我們也樂得做個人情，高高手放他過去。究竟不因匍匐不挑菜，我們算貼補他女兒喪中一點子用費罷。他女兒捨命一場，若論他架詞誣告，定見不依他的。不要仗著有人主使，審出虛實來，是他自家吃苦，別人替不來的，叫他別要胡塗。你的話要說緊些，不要被他人得了口氣去」。

蔣禮笑道：「老爺請放心，我知道老爺的意思，怕章家慾念過重，不肯就和官司，得步進步的。小的先去詐他一詐，說明利害，然後再許他好處，斷無不從之理。若是說了下來，也是小的一番功勞，只是不能便宜賈老爺，要求老爺栽培。」朱丕笑罵道：「該行瘟的奴才，還沒有做事，就先想於中取利。事成了，賈老爺自然要賞你的，你忙什麼？」蔣禮應了聲退出，一面走著，咕囔道：「賞是賞，撈摸是撈摸，也要有這本領才撈摸得下。橫豎賈老爺是省不來的。」朱丕只當沒有聽見，起身回後。

蔣禮回到自己房內，即收拾睡下，在枕頭上尋思，前去作何說辭。開口須要章三保無話可回，又要使他不敢多索，其中我方有餘落。想定主見，始沉沉睡熟。未知蔣禮前往說和，章三保可肯應允？要知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